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七

南陽 陳 鵠

錄正

鄉音是處不同惟京師天朝得其正陸德明作釋音韻切亦多浙音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分別小雅庭燎詩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爲芹音耳關中人言清濁之清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則爲萋音又以中爲蒸蟲爲塵不知旂本是芹音亦周人語轉如青之言萋也五方言若是者多閩人以高爲歌荆楚人以南爲難荆爲



斤文士作歌亦多不悟真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闕  
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官闕人遂中選古今

詩話

荆南進士爲雪詩始用先字後云十二峯巒旋旋添以  
添爲天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蒸餅陳輔之

余聞英華之事舊矣歲在庚辰道出縉雲訪其遺跡得

縉雲令林毅夫贈英華詩集一編考其年代姓名乃

元豐二年一作三年夏五月縣令開封李長卿女也李有

一女慧性過人間誦詩書皆默記之姿度不凡俄染

癘疾而逝殯於邑之仙巖寺三峯閣李公滿罷因昇

以歸宣和庚子盜起巖之青溪所過焚燎無遺惟三

峯閣獨存主簿以爲廨舍每見女子態貌綽約綵衣

翩躚嘯歌自得命玉虛羽士奏詞終莫能去簿遂移

於寺之浴堂故趾別剏廨宇遂無所見代者濟南王

傳慶長興與弟傳及內表曹穎偕來館曹於廳治之

東未幾曹神氣恍惚若有所憑一夕吏散庭空月明

曹與女羅觴豆獻酬懽洽巖更者黎明告於簿簿驚

愕力扣曹曹不可隱具言有女子每夕扣扃而至與



語皆出塵氣象詰其姓氏曰開封李長卿女秀萼其  
名英華其字父任邑令隨侍而至偶遇真人授丹砂  
辟穀有年身輕於羽蓬萊雖遠一念至則瞬息聞耳  
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遊息之所也仙都窪尊特  
僑寓爾知子鰥居故來相慰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時  
長至節傳慶休於中堂空中聞笑語聲王云汝非英  
華邪挹而問焉與曹之言無少異自是形迹不祕去  
來不時窻壁題染在在可錄王盡室見之不以為怪  
有曹親陳觀察者挽之從軍將就道英華情不忍釋祖

於黃龍之僧舍與訣曰妾與子緣斷矣念寓簿舍日  
子嘗求我辟穀方豈靳而不與者但子宿緣寡淺塵  
業未償非仙舉之姿他時當有兵難妾豈能終爲子  
係敬授靈香一瓣有急請蒸以告當陰有所護不然  
亦無如之何也曹公勇爲朔方之行不意獲譴麾下  
追惟英華之言欲取所遺香爇之軍行無宿火卒正  
法英華詩百餘篇其警句有春日述懷二絕云三月  
園林麗日長落花無語送春忙柳綿不解相思恨也  
逐遊蜂過短牆園林簇簇日暉暉白蝶黃蜂自在飛



公子醉眠芳草岸風移花片點春衣片點春衣又

云醒酒清風搖竹去催詩小雨過山來又綠髮照波

秧正暖黃雲卧隴麥初成非詩人所易到也其詩無

淒涼悲怨之詞皆豔麗歡愉之語殆亦鬼中之仙耶

若言會生之遇會尤異余友人曾亨仲少隨表兄陳夢

良任岳之嘉魚尉秩滿移寓於崔府君祠下館曾於

東廡忽一夕聞窗外異香撲鼻微吟云芳心欲割憑

誰訴惟有清風明月知次夜復吟會穴窻視之彷彿

有女子過廡下但見雲鬟斜軀若懶妝之態是夕忽

入與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強絕之乃云妾本府君

之女又問其年若干云年當二八時又問何故懶妝

云對妝慵覽鏡又問荅我一似吟詩云拈筆愛題詩

一日曾往祠下遍閱無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

覺欲絕之女云君若見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

童姬百輩候迎於門延至中堂茶湯罷登望月臺羅

列設饌酒果甚設酬勸歡洽一作歡洽臺旁有碑記其歲

月云無爲子撰曾問無爲子是何人云卽妾也酒罷

已五鼓曾攜果核歸醉寢其子姪至取其果與之無



異人間者又嘗吟云欲擇純良壻須求才學兒期君  
終遠大富貴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閒  
善惡禍福各有簿吾嘗竊視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  
遇雞年卽發自此每夕寢處如常但神情頗瘁其家  
疑爲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實告郡有孔法師符法  
甚靈乃密以狀告孔爲具牒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  
今夜若有影兆見報是夕府君從窗外長歎而過有  
數獄卒押其女隨後女舉手指曾數其負約翌旦孔  
咒符與飲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爲漕試院遂移

寓南草市女子復來自後往來不可禁唱和詩詞盈  
軸其家視以爲常亦不復怪來春曾欲試上庠女泣  
別曰與君相從許久苦留不住先動必有災前途宜  
自謹曾至黃池鎮一夕被寇席捲而去曾狼狽而歸  
至中都復丁母艱始驗其言後累舉遇雞年皆不驗  
後館於趙大資德老之門至癸酉歲果請浙漕薦年  
幾七旬矣女子之言異哉余謂妖魅之惑人未有久  
而不斃者獨二子所遇不能爲之害曹果死於兵難  
曾雖躑躅不第年逾八袞以壽終余淳熙甲辰初識



曾於臨安郡庠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嘗爲作傳以紀其事矣亨仲乃鄭鑑自明之內表嘗以其事語於伯恭先生士夫閒亦有聞之者偶讀李英華集某以其事正相類因併錄之

溫叔皮云三衢柴翼客滬瀆余謁之因談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過泗州有解太素脈者診之云公來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竦然曰當得何病曰有癰疽病士畱五日求爲處一方脈者竟不能爲之乃指京師某人者俾訪之士子到京來年果登第求診脈於醫醫

問君所嗜何物荅曰物物皆喫醫曰喫果子否梨正熟有某梨者買二百許每日食畢恣啖之一兩旬復謁醫醫問啖多少梨荅云二百許醫曰可喜今君無事矣然須生瘡旣而三四日閒徧身患大瘡以藥調和其內尋愈出京過泗州見向診脈者問君得官又安樂醫以何藥療君病荅云某不病但生瘡爾醫者詰之乃以食梨事對脈者呼其子設香案望京師而拜曰不可謂世閒無人乃誌其方蓋以梨發散其癰疽之氣變作渾身瘡爾士子及太素脈者忘其姓名



唯記京師醫者是大馬劉家

張文定公年十六發解入京從汴岸日者問休咎日者曰子來正及時吾嗜酒然術甚高每醉則不能推測今日偶不飲當爲盡言良久曰言之勿怒子更十年當以三人及第又二年當爲狀元文定大怒曰三人及第豈再魁乎拂衣而去是歲下第後十年始以茂才異等除校書郎知崑山縣三人恩例也又二年再舉賢良方正除將作監丞通判睦州狀元恩例也文定公孫壻會統云同上

鄭燕公居中達夫開封人少遊上庠登舍選職學事每休沐常與鄭紳遊紳嘗爲省直官官罷貧不事生產公每給之一日同至相國寺有日者榜卦肆一卦萬錢公如其數扣之日者云此命大貴與蔡太師相類究其詳則拾起卦子不復言矣行數步許語鄭曰汝試令看鄭笑曰我有萬錢卽登旗亭痛飲決不與此曹公云吾爲償金強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算一命要看時可預錄下來日見訪二人如期而往日者默然良久云怪咤這五行又與孟太尉相類公頗不



樂而去蓋公少年馳聲學校意氣方盛得日者言益  
喜試以鄭驗其術何從解貴然心懷覬望又語鄭曰  
吾二人更各以五千令覆算日者不納諭以覆看前  
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貴先看者將來與蔡太師同  
官後看者卻先發大抵相去不遠公復問何時當貴  
日者曰若見雪紛紛下時卻來相謝公戲鄭曰術者  
道我貴吾今已升舍若登甲科貴亦不難謂汝貴時  
恐無此理鄭徐荅曰我亦有少寅緣但不欲言公力  
詰之乃曰某自喪偶後有息女甫七歲無人鞠養將  
與中貴爲養女聞嘗進入內性極慧黠頗得寵遇恐  
異時因此進身未可期某以私告切勿語人公聞之  
佔佔自喜且欲驗日者之言與鄭劇飲而歸後復與  
鄭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言雪下時汝當貴鄭  
曰今得一杯煖寒足矣望豈及此公因畱外館流連  
踰日忽有快行屢至學尋問頗急學臧輩不知公寓  
處及歸乃以告公亦驚訝未知何事語未竟復至喜  
曰幸得見學士慈德宮鄭押班欲尋其父徧問莫有  
知其家者聞常與學士相過公曰少頃須至但貧甚



吾每賙之更寬兩日爲辦些衣服方可去時公新婚  
奩具甚厚有銀盃在側持以予之曰謾爲酒資可以  
此意覆知押班快行得之殊過望悉以其語達押班  
甚德之及鄭入見具言居貧每藉公賙卹誼過手足  
鄭自此有居第庖供日豐與公往還情好愈篤及徽  
廟登極慈德太后以押班賜上封賢妃未幾爲貴妃  
恩寵日盛六宮無出其右政和元年冊后以紳爲樂  
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真定教官紹聖初爲太學博士  
上卽位遷大宗正丞崇寧間自禮部郎召試中書舍  
人除知樞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再知院六年拜少  
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蔡儋州再入正與之同相日者  
之言異哉葛文安公與公之孫爲僚壻嘗語余云  
文安公又言某自上元丞滿罷除浙東機幕待次有相  
士趙蓑衣者謂某曰公面有憂色主服然使得見任  
不待終更召爲學官歷清要不出國門至宰相月餘  
果喪偶又數月報代者事故到官逾年劉侍郎孝唯  
榻前特薦除太學博士及爲給舍時趙來見某令看  
兩府誰先入相時趙雄爲樞密相士所言皆不驗豈



其術偶中亦有時而差邪余後讀范蜀公蒙求云張  
鄧公嘗謂范公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  
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遇張齊賢王  
隨復往卜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  
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消聲不復有人問之  
卒窮餓以死其後四人皆如其言鄧公欲爲之作傳  
因循未能時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余又忘之  
紹興初日者韓操曹谷皆奇術也湯丞相進之史丞相  
二公微時嘗往扣之一日調官中都復同往韓偶修  
屋無延坐處其家給云出去韓瞽者聞其聲而詫之  
亟呼曰二相公來豈可不畱坐後皆如其言又劉樞  
密琪父呂檢詳仲發同訪之時二公已京秩爲幹官  
韓云二命皆改秩又指劉後當至樞使呂爲卿監後  
劉果爲樞密但非使爾呂爲檢詳直顯謨閣終朝議  
大夫亦卿監資序又余同里前輩林僉判元祖省試  
已迫期病甚肩輿往扣之韓云今年當第臨試前一  
日自愈是歲果第余幼年猶及見之與余言及曹谷  
與韓齊名晚年術多差曹丹陽人有士人初薦問省



試得失曹不許云須至免舉年方登第果下省至免  
舉復扣之曹又不許士子曰公向年許我免舉登第  
何相反邪曹曰若果是曹谷相許但以往日之言爲  
據是時命運通利所言無不中今時運不如昔故亦  
有時而差爾後果第然則日者之術驗否亦係時運  
不專在術邪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七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八

南陽 陳 鵠 錄正

王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爲江南漕以書薦於  
錢希白易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  
休咎不容通謁王跼蹙門下厲聲詆闈人術者遙聞  
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  
恐形不副聲爾願延之使其獲見希白召之冀公單  
微遠人神貌竦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  
術者悚然側目諦視旣退術者稽顙興歎曰人中之



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卽日可得願公毋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眞拜

馬尚書亮使淮南時呂許公爲布衣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上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馬公知江寧時陳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馬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眞宰相令其諸子出拜願以老夫之故他日得預陶鑄之末曾致堯諫議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坐上見晏元獻公公李之壻也時方奉禮郎曾熟視之曰他日甚貴但老夫不及見子爲相也

黃朝美云風鑒一事乃昔人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賈鬻取貴者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余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論之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若一作是屠



兒飢餓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

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於語中如照地

騏音麟袍雪擺胡音騰衫欄干三百六十音謙橋晏殊

嘗評之曰詩人乘俊語當如此用字故晏公與鄭俠

詩云春風不是長來客主張去聲繁華能幾時然杜詩

如此用字亦多將軍只數漢嫖姚漢書音漂鷄而杜

作平聲之類李嘉祐詩云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

姚幾日歸又張祐詩洛水暮天橫蒼莽切山落日露

崔崑東坡詩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

人用之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獨穿暗

月朦朧裏愁渡關河蒼茫閒亦作仄聲魯直亦多如

此用字

沈存中筆談云治平中一作杭州南新縣今新民家析

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

極有筆力其木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

兩畫并一脚皆旁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

合之如合契焉是時正中原全盛之時安知有駐蹕



兒飢餓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

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於語中如照地

騏音麟袍雪擺胡音騰衫欄干三百六十音譙橋晏殊

嘗評之曰詩人乘俊語當如此用字故晏公與鄭俠

詩云春風不是長來客主張去聲繁華能幾時然杜詩

如此用字亦多將軍只數漢嫖姚漢書音漂鶴而杜

作平聲之類李嘉祐詩云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

姚幾日歸又張祐詩洛水暮天橫蒼莽切山落日露

崔崑東坡詩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

人用之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獨穿暗

月朦朧裏愁渡關河蒼茫閒亦作仄聲魯直亦多如

此用字

沈存中筆談云治平中一作杭州南新縣今新民家析

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

極有筆力其木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

兩畫并一脚皆旁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

合之如合契焉是時正中原全盛之時安知有駐蹕



臨安之事此正符中興渡汭之兆偏方之地謂之大國而天字不破乃中興再纂紹鴻圖之識也莫非前定存中但記其字體之異豈知有後日之事邪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合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

江東時年號太祖受命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豈

非威靈

稜 工作

將及而符讖先著邪又劉貢父詩話云

太祖欲改元須古來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有宮人入掖庭者太祖

因閱其鏡奩背有乾德四年大驚曰安得四年所製乎宰相不能對陶穀竇儀奏對曰蜀少主曾有此號太祖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然二公又不知輔公祐已有此號矣

慶歷七年貝州卒王則叛參政文彥博請行仁宗忻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為敗卿擒賊必矣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改貝為恩此與真宗幸澶淵院縣一作校

尉宋捷迎駕上喜以為必破虜其先兆相類

鳳皇穴在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淙下猿狖



不能至鳳皇巢其上彼人呼爲鳳凰山所食亦蟲魚  
遇大風雨或飄墜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  
或取其觜謂之鳳皇杯古書鳳凰生於丹穴卽南方  
也蓋此禽獨出於塵寰之外能遠羅弋其智能遠害  
逢時而出也本朝常集清遠合懽樹

臘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鑄爲上自  
景祐已後洪之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紅  
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避暑濕之氣  
其品遠出日鑄上魯直與陳季常帖云雙井前所選

乃家園第一如所論

一作論

不可解竊意似南方士人

觀國爾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見縣巷燕支鋪羣  
婢卽歎息以爲燕趙之絕色及其遊界南北真見妖  
麗之姝遂復尋常爾豈曩時所見長鸞爪者初至縣  
巷者乎今謾寄數兩大爪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山  
谷品題之後雙井之名益著東坡雖欲臣雙井其可  
得哉

東坡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  
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



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東坡之說如此不知今吳門毘陵京口煎點茶用鹽其來已久卻不曾有用薑者風土嗜好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茶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蔡君謨謂公曰今茶絕品者甚白翠綠乃下者爾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君謨之說固然然今自頭綱貢茶之外次綱者味亦不甚良長不若正焙茶之真者已帶微綠爲佳近日士夫多重安國茶以此遺朝貴而

夸茶不爲重矣唐李泌茶詩旋沫翻成碧玉池亦以碧色爲貴今諸郡產茶去處上品者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槩論

前輩謂伊川嘗見秦少游詞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豈可以此瀆上帝又見晏叔原詞夢魂慣得無拘檢東作又踏楊花過謝橋乃曰此鬼語也蓋少游乃本李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過於媠瀆少游竟死於貶所叔原壽亦不永雖曰有數亦口舌勸淫之過



管寧泛海幾覆舟自言平生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其過  
在此今人有媿於冥冥之中者其過何止科頭晏起  
而已哉東坡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  
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晁氏客語云怕人知  
事莫萌心此與蘇子由云但置一卷歷子曰有所爲  
皆書之相類

後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舊儒其時進士贄見前輩  
各以所業止投一卷至兩卷但於詩賦歌篇古調之  
中取其最精者投之行兩卷號曰雙行謂之多矣故

桑魏公維翰只行五首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取  
大名以至大位豈必以多爲貴哉裴說補闕只行五  
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乃云只此  
十九首苦吟尙未有見知何暇別卷哉余謂國初尙  
有唐人之風趙叔靈一作琳誤案叔靈名湘詩名南陽集清獻之祖也

初舉進士主司先題其警句於貢院壁上遂擢第有  
詩集數十篇閑雅清淡不作晚唐體自成一家清獻

漕成都日宋祁公鎮益都爲序其詩案叔靈南陽集近有聚珍版本

行世予從宋本嚴陵集復得佚詩五首附錄於此新  
定旅館中作云歲月鄉關外溪山暝色中孤城秋閉



雨獨客夜間鴻病使新髭出貧令舊業空思歸不得  
夢欹枕近梧桐江晚望云墨浪浸天青離愁望處  
生雨餘孤島暝花落一船橫岸遠紅蘭溼魚狂白鳥  
驚無人問行客山寺莫鐘聲莫冬新定郡樓閒望云  
江城逢歲莫獨自倚樓臺積雪明孤島微陽在早梅  
水搖冰欲泮春近鴈思回故國還如此歸心但暗催  
秋晚舟泊桐江云嚴子陵邊水自流夕陽無語倚松  
舟乍逢風月羞爲客及到溪山識盡秋移樹斷蟬初  
過雨立沙孤鴈偶隨鷗鄉心旅  
思何人會蘆葦蕭蕭一笛幽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八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九

南陽 陳 鵠 錄正

夏文莊舉制科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見其年少  
遽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詠願句賢良一  
篇以下他日之志公欣然援筆曰殿上袞衣明日月  
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  
斜楊公歎服曰真宰相器也此青箱雜記所載又東  
軒筆錄與此少異云公舉制科對策廷下有老宦者  
前揖曰吾聞人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求一詩以誌



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前公乘輿題曰簾內裘  
衣明黼黻殿中旗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  
丹墀日未斜然不若前詩用字之工所謂宦者以吳  
綾手巾求詩想必有此至今殿試唱名宦者例求三  
名詩但句語少有工者詩亦不足重矣

祖宗朝一時翰苑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詩西掖深沈  
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書天關啓鑰趨朝後侍史焚  
香起草初又黃扉陪漢相彩筆代堯言又和人見賀  
分班曉入翔鸞閣直閣旁聯浴鳳池彩筆閒批五色

詔好風時動萬年枝又太液西入鳳池邊西閣凌雲  
爲起烟彩筆時批尺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又內直  
詩紫泥初熟詔書成紅藥翻階晝影清屋瓦生烟宮  
漏永時間幽鳥自呼名李昉燕會詩衣惹御香拖瑞  
錦筆宣皇澤洒春霖賈黃中青綸輝映輕前古丹地  
深巖隔世塵錢若水上花梢簾捲後柳遮鈴索雨  
晴初楊徽之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皆  
燦然有貴氣

王元之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後知制誥忤時相出知黃



州蘇易簡榜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偁  
禁林宿儒累爲遷客臣欲令榜下諸生送於郊奏可  
之禹偁作詩謝曰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媿谷  
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時交親循時  
好惡不敢私近獨賣元賓執手泣於閣門公後以詩  
謝之曰惟有南宮賣員外爲余垂淚閣門前權德輿  
不由科第知貢舉三年門下諸公繼爲公相以元之  
之才不得知貢舉抑命也夫

前輩論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

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以手摸之相傳以謂  
素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  
畫之妙當以神會不可以形器求也此固善於評畫  
者然余觀近代酷收古帖者無如米元章識畫者無  
如唐彥猷元章廣收六朝筆帖可謂精於書矣然亦  
多贗本東坡跋米所收書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  
癡兒出饒水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  
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蓋譏之也楊次翁守  
丹陽元章過都畱數日元章好易他人書畫次翁作



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贗本爾因以譏之唐彥猷博學好古忽一客攜黃筌梨花卧鵲於花中斂羽合目其態逼真彥猷畜書畫最多取蜀之趙昌唐之崔彝數名畫較之俱不及題曰錦江釣叟筆絹色晦淡酷類唐古一作縑其弟彥範揭圖角絹視之大笑曰黃筌唐末人此乃本朝和買絹印後人矯爲之遂還其人以此觀之真贗豈易辨邪世之溺於書畫者雖不失爲雅好然亦一癖爾歐陽公有牡丹圖一貓卧

其下人皆莫知一日有客見之曰此必午時牡丹也貓眼至午精細而長至晚則大而圓此亦善於鑒畫者

歐陽公石月屏序云張景山在魏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於畫者不能爲蓋奇物也景山因謫畱以遺予因令善畫工模寫以爲圖并書以遺蘇子美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



信也子美聖俞皆有詩余嘗於赤岸陳文惠裔孫忠  
懿家出示余此屏自言文忠公所藏之本其月樹枝  
葉與公之序無少異但其圖與石屏微不類爾豈公  
所謂世之工於畫者不能爲乎忠懿且求余跋語余  
謂歐公方誇此石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  
簷聖俞則曰曾無纖毫光未若燈照席徒爲頑璞一  
片圓溫潤又不如圭璧何貶此石之甚邪雖然此屏  
不幸而遇聖俞亦幸而有聖俞則此屏可以長寶而  
不爲好事者奪豈願復有歐陽公者出而見之乎

容齋先生語余云唐金城馮贄編雲仙散錄不著出處  
皆爲僞撰初無此事予偶得此本退而讀之有張曲  
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胷次吞雲夢筆頭湧若邪溪量  
旣并包文亦浩瀚殊不知若邪在會稽雲門寺前特  
一澗水耳何得言湧邪以此知其僞明矣觀贄自敘  
之文乃是近代人文格亦非唐人之文也世有僞作  
東坡注杜詩內有遭田父泥飲篇欲起時被肘云孔  
文舉就里人飲夜深而歸家人責其遲曰欲命駕數  
被肘工部造詩要妙胷中無國子監書者不可讀其



書此大疎脫處不知國子監能有幾書亦何嘗有此  
書邪余謂筆頭湧若邪溪與胷中無國子監書可謂  
的對後以語容齋遂共發一笑

偽注贈王中允維末句云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舊  
注虞卿著白頭吟以人情樂新而厭舊義自明白偽  
注乃云張跋欲娶妾其妻曰子試誦白頭吟妾當聽  
之跋慙而止此婦人女子善警戒者也是以白頭吟  
爲文君事有何干涉徃徃時特引史傳所有之事及東  
坡已載於筆錄者飾偽亂真其言又皆鄙繆近日有

刊東萊家塾詩武庫如引偽注苦吟詩瘦翠屏晚對  
眼前無俗物短髮不勝簪日月不相饒獨立萬端憂等  
事僞作東坡注不知此何傳記邪世俗淺識輩又引  
其注爲故事用豈不誤後學哉所謂詩武庫者又僞  
指爲東萊之書也余後觀周少隱竹溪錄云東坡煮  
豬肉詩有火候足之句乃引雲仙錄火候足之語以  
爲證然此亦常語何必用事乃知少隱亦誤以此書  
爲真後來引用者亦不足怪

梅詞漢宮春人皆以爲李漢老作非也乃晁叔用贈王



逐客之作王甫

一作仲甫

爲翰林權直內宿有宮娥新得

幸仲甫應制賦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

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錦裯舞徹涼州君恩與整

搔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官

宮

多少人愁翌旦宣仁太后

聞之語宰相曰豈有館閣儒臣應制作狎詞耶既而

彈章罷然館中同僚相約祖餞及期無一至者獨叔

用一人而已因作梅詞贈別云無情燕子怕春寒輕

失花期正謂此爾又云問玉堂何似茅舍踈籬指翰

苑之玉堂茗溪叢話卻引唐人詩白玉堂前一樹梅

今朝忽見數枝開謂人閉之玉堂蓋未知此作也又

傷心故人去後零落清詩今之歌者類云冷落不知

用杜子美酬高適詩自從蜀中人日作不意清詩久

零落蓋零字與冷字同音人但見冷字去一點爲冷

字遂云冷落不知出此耳王仲父字明之自號爲逐

客有冠卿集行於世

陸務觀云

余嘗見本事曲魚遊春水詞云因開汴河得一碑石刻

此詞以爲謂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綠楊輕拂

黃金毳蓋用唐人詩楊柳黃金毳梧桐碧玉枝今人



不知出處乃改作黃金藥或黃金縷又如周美成西  
河詞賞心東畔淮水今作傷心如此之類甚多

景德中夏英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多宴後庭酒酣  
遽命中使詣公索新詞公問上在甚處云在拱宸殿  
按舞公卽抒思立進喜遷鶯日霞散綺月沈鉤簾捲  
未央樓夜深河漢截天流宮殿鎖清秋瑤階曙金莖  
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上  
大悅

熙寧中高麗遣使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  
旨令權知開封府元厚之內翰鈔錄以賜厚之自詣  
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欲  
傳賈客過雞林

王建宮詞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  
往往見於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一作得滕王蛺

蝶圖滕王元嬰高帝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  
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不云其工蛺蝶也唐世一藝之  
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唐  
賢詩句遂知名於當世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



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技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各有幸不幸也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喜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稱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紫魚繁豉添蓴菜紫魏泰嘗於聖俞處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詩人好惡去取不可強同也

元獻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灑西春水縠紋生此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發育一作之生晏曰非也作

生熟之生語乃健

宋景文筆記

趙龍圖師民名重當世而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又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前輩名流所未到也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九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十

南陽 陳 鵠 錄正

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清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一作腴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

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周少隱云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非不多但使淵明媿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



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夕會田家  
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  
東坡論柳子厚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詩  
之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  
子厚南遷後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清深紆餘  
大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山谷書柳  
子厚詩數篇與王觀復欲知子厚如此學淵明乃能  
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沈存中云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

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遇豁宿歷名  
下書腸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余爲太學諸生請假出宿前廊置一簿書云感風則  
害肚歷可對感風簿

余弱冠客會稽遊許氏園見壁閒有陸放翁題詞云紅  
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  
愁緒幾年離索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裏鮫  
一銷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筆  
勢飄逸書於沈氏園辛未三月題

案齊東野語云放  
紹興乙亥歲



翁先室內琴瑟甚和然不當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

之情實不忍離後適南班士名某

案齊東野語云改適同郡宗子士程

家有園館之勝務觀一日至園中去婦聞之遣遺黃

封酒果饌通慙慙公感其情爲賦此詞其婦見而和

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闕未幾怏怏

而卒聞者爲之愴然此園後更許氏淳熙閒其壁猶

存好事者以竹木來護之今不復有矣公官南昌日

代還有贈別詞云雨斷西山晚照明悄無人幽夢自

驚說道去多時也到如今真箇是行遠山已是無心

畫小樓空斜掩繡屏你豪早收心呵趁劉郎雙鬢未

星又閒居三山日方務德帥紹興攜妓訪之公有詞

云三山山下閒居士巾履蕭然小醉閒眠風引飛花

落釣船二詞竝不載於集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

稽爲近屬士家字最盛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

人墨客陸子逸實預焉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藝殊絕

公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預捧觴之列陸因問

之士卽呼至其枕痕猶在臉公爲賦瑞鶴仙有臉霞

紅印枕之句一時盛傳之逮今爲雅唱後盼盼亦歸



陸氏二陸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勝而詩不及其弟  
秦墳以狀元及第李文肅公邴賀秦相一經教子素欽  
丞相之賢累月笞兒敢起鄰翁之羨秦甚喜浮溪賀  
啟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  
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雖迫於典故姑令王勃以居  
前而結此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或以爲譏刺用是  
得謫文肅賀除太師啟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旣同於  
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以爲譏己荅  
云君旣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  
其敢犯貪天之戒文肅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終不加  
害也

徐淵子賀謝相深甫二子登科啟云三槐正位人瞻袞

繡之榮雙桂連芳天發階庭之秀出則告辰猷於虎

拜稽手之際入則訓義方於鯉趨過庭之時滄海珠

胎發爲朝采藍田玉種積有夜光又云雖官爵乃公家

之自有而世科豈人力之能爲謝以爲譏己亦不樂之

本朝狀元多同歲但數問術者無從曉之爾徐爽爽梁固

皆生於乙酉王會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



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  
生於辛巳陳堯佐王整皆生於庚午

翰林王公洙修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

十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二年

案稗海刻青箱  
雜記作六年

六

月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剝庶

可以免災侍郎掌公曰錢雖少年榮進晚節滯留王

雖早歲奇蹇晚節遷擢長短比折禍福適均王公竟

不起王端明素盧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

辰時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於軍伍王卒於邊藩盧

薨於殿帥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考有過於

王得非以少年微賤耶

青箱  
雜記

劉貢父王介

有甫字下  
文亦祇作介

同為考試官因忿爭介以惡

語侵效效不與較遂皆贖金中丞呂公著意不樂效

以為議罪太輕遂奪主判效謝表曰曠弩射市薄命

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

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然左傳蹊人之田而奪之

牛本無主字語又俗惟恐不傷是全句已甚字外來

蓋云在傷人之矢惟恐不深而蹊田之牛奪之已甚



方停勻貢父工於四六者豈不知蓋出於一時之憤  
氣不暇精思爾熙寧初張扶侍郎以二府初成以詩  
賀王介甫公和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說燕  
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而請從  
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韓退之鬪雞聯句感恩隗始  
若無據豈當對功字觀此則二公之文章優劣可知  
矣

唐劉鄴特賜進士第韋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科皆有  
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進士褚載投贄於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謝啟曰曹興  
之圖畫雖精終慚誤點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函  
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  
歌行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  
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尙黨大歷之風尙浮  
正元之風尙蕩元和之風尙怪也

魯直書王元之竹樓記後或傳云王荆公稱竹樓記勝  
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謂出此  
言未失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論文之工拙蓋



嘗觀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而劣醉翁記是荆言無疑也

案以上全是黃書後語似當連下爲一則以各本俱分爲二姑

仍

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又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乃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余謂

文忠公此記之作語意新奇一時膾炙人口莫不傳誦蓋用杜牧阿房賦體遊戲於文者也但以記其名醉爲號耳富文忠公嘗寄公詩云滁州太守文章公謫官來此稱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豈有遷客容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耆年同又云意古直出茫昧始氣豪一吐閭闔風蓋謂公寓意於此故以爲出茫昧始前此未有此作也不然公豈不知記體耶觀二公之論則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必非荆公之言也



劉昌言太宗時爲起居郎善擗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  
議知密院一旦上眷忽解曰劉某奏對皆操南音朕  
理會一字不得雖是君臣隆替有限亦是擗闔之術  
窮矣

王嗣宗太祖時以魁甲登第多歷外郡晚方入朝真宗  
時爲副樞以老辭位真宗遽止之嗣宗曰臣力不任  
矣但恨天眼遲開二十年

蔡忠懷公持正爲某州司理日韓康公宣撫陝右河東  
道出其境太守具宴委蔡撰樂語口號一聯云文價

早歸唐吏部將壇今拜漢淮陰康公極喜請相見觀  
其人物高爽議論不凡謂羣將曰蔡司理非池中物  
因相與薦之改秩已而薦與弟持國時持國知開封  
府初置八廂乃辟爲都廂暇日相見頗加禮接後已  
舉爲府曹持國旣入翰苑劉彥

一作

尹京趨上幕府

堦墀持正獨否劉大怒奏聞得旨取勘持正不答乞  
移棘寺乃供狀云京朝官著令無堦墀蓋太宗真宗  
爲牧時講此禮今輦轂之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  
用而開封府尙仍舊例未當大理卿求對特袖蔡所



供呈奏裕陵喜曰蔡確知典故何得作幕府可除館  
職到館復進百官圖識者云此生看看待作宰相久  
之果然故元祐新州之貶程顥有憂色蓋憂其已甚  
也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食四月朔上爲徹膳避殿一夕  
微雨明日不見日食是日有皇子之慶百官入賀蔡  
持正爲樞副獻詩前四句曰昨日薰風入舜韶君王  
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其  
敘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食四句盡  
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右西塘集者舊續聞署曰南陽陳鵠錄正鵠宋南  
渡後人其行事無可考見日錄正其字耶抑就正  
之義耶曰續聞似前有一書矣曰西塘集殆其別  
集之一耶抑西塘爲所居而是書輯錄於其地耶  
攷第七卷云余淳熙甲辰識曾於臨安郡庠第六  
卷云余乙亥歲爲滁教以其時考之則寧宗嘉定  
八年也是鵠爲孝廟時人而仕於寧宗朝其蹤跡  
略可彷彿然書中採錄諸家論說例注所引書於



下傳鈔輾轉多所脫漏則此二條爲鵠自述爲錄  
他人之文蓋不可識別矣予家所藏凡兩本又借  
歸安丁小山杰吳郡吳枚菴翌鳳兩家鈔本參互  
雠比稍稍可讀刊梓以貽藏書家日力爲不虛費  
矣乾隆癸丑十月朔日歙鮑廷博識於柳塘寓舍  
菴風藏明寫本今上下卷十行二十字舊爲蔣香生  
物有  
考既跋諸从子壽世兒假來校讀一過字句小有異同  
目照  
改之原書鈔多極舊當是正嘉以前人也增補記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十

壬戌四月朔校畢

